

第一章 不熟的夫妻

北地，雲州。

雲州的軍隊方才同鍛奴打完一場仗，軍隊這兩日都在收拾戰場、清點傷亡，戚搖光便獨自一人登上了城樓。

雲州平日裡黃沙漫天，今日卻破天荒下起一場大雨，城樓上的新舊血跡被沖刷而去，露出底下石磚的真實面貌來。

他一手按住城牆，眺目沉思。

整個雲州城被籠在灰色的滂沱暴雨中，天邊黑雲欲壓，狂風吹得頭頂軍旗獵獵作響，好似亡靈悲鳴。

蕭雲佑上來尋人時，見到的便是這樣一幕。

少年將軍挺拔俊秀，劍眉星目，置身於晦暗天地之間，好似生出一杆傲骨錚錚的青竹，雖還沒有巨樹那樣遮風擋雨的氣魄，卻已初現沉穩可靠的將才之風。

他出聲打破了對方的沉默，道：「純鈞，京中傳了詔令來，我父親今歲大敗鍛奴，聖心大安，朝廷使節正在商討鍛奴歲貢數量，等到談判完畢，父親便可返京！」

戚搖光聞言，面上並沒有什麼欣喜之色，只是微微頷首。

蕭雲佑並不意外見到他如此神情，戚搖光年少持重，軍中名義上是由楚國公主管，可實則一切軍務早就壓在了戚搖光身上，連他這個國公世子都難望其項背。

他想了想，便又說：「此行回去，你同長公主便能夫妻團聚了。」

若非他提起，戚搖光很難想起來自己已經成親了，而他的夫人便是楚國公的外甥女，郢朝的明華長公主江清月。

其實她也未必期盼自己回去，這點戚搖光心中一清二楚。他同這位長公主乃是陰錯陽差之下締結了婚約，拜完堂他便頭也不回地奔赴雲州，在雲州一年，夫婦兩人唯有幾回略顯生硬的通信。

見他神情淡淡，蕭雲佑接著道：「純鈞，我知道其實當初是父親勉強你……」

戚搖光道：「義父於我有知遇之恩，我允諾他此生此世對長公主不離不棄，盡我所能待她好，護她周全。你放心。」

蕭雲佑欣慰地點點頭。他是最知道這個好友的，他說出口的話一諾千金，絕不更改。

待他走後，戚搖光又望向了遠處山河。

世上哪有兩全其美的事，不離不棄就很好了，哪能奢求什麼兩情相悅，只盼那位長公主也是個清醒的明白人。

建鄴，明華長公主府。

長公主府巧手工匠無數，正值春日，整個府裡便盈滿香花綠柳，美不勝收。

園內一假山邊，站了個穿粉色襦裙的小姑娘，便是上門來探望的安和縣主郁蘇雪。她皺著眉頭，撇著嘴說：「清月，近來都沒瞧見那位，可是憋著什麼壞要給我們使絆子呢？」

被她喚的女子輕輕搖著團扇，上頭畫著嬌嫩的桃花，而扇後斜出一雙帶著些微笑意的眸子。

江清月前些時日染了風寒，如今才出病中，面色略有蒼白，卻不減她半分玉容。明華長公主的美貌京中皆知，如今這樣看去，她果然生得極美，眉不畫而翠，唇不點而朱，一顰一笑，很有些海棠微雨的嫵媚。

江清月輕輕地咳了聲，方才笑道：「我聽說了一事，原是府中婢子們閒話叫我聽了的，不知真假，興許同淑華近日缺席春宴有關。」

郁蘇雪忙道：「妳口中卻是從無妄言的，快說與我聽聽。」

「月前，孫太后命人備下了各地青年才俊的畫像進京，預備著為淑華擇婿。可也不知為何，母女兩人起了爭執，孫太后一怒之下禁了淑華的足，說她若是想不通便不必出來了。」江清月噗嗤一聲笑起來，懶洋洋道：「也不知道淑華是瞧中了誰，才叫孫太后發這樣大的脾氣。」

郁蘇雪瞠目結舌，若非這話是從好友口中說出，她是斷不敢信的。江清穎那麼個眼高於頂的性子，能叫她非君不嫁的得是什麼出色人才？

此時郁蘇雪又有了些疑惑，「一國長公主，既是瞧中了誰，下嫁便是，孫太后為什麼發怒？那人難道有什麼見不得人的？」

「這就知道了。」江清月美目往下瞥了一眼，此處地勢極高，整個園子的美景盡收眼底。

她享受著難得的清閒，口中又道：「淑華喜歡誰並不要緊，總歸孫太后只看得上那些家世優渥的公子們。」

她平日便極大膽，當朝皇帝是她一母同胞的弟弟，如今年歲漸長眼見就要親政，雖還受孫太后掣肘，可江清月一貫不將她放在眼裡。至於江清穎就更不必說，兩人從才會走路的時候就開始掐架，兩年前更是鬧出過驚天動地的醜聞。

郁蘇雪恍然道：「難道是寧三郎？」

半年前，江清穎瞧中了寧家三公子寧缺，聽說險些連婚事都定下了。那寧缺年紀輕輕便為六部侍郎，孫太后也很滿意，可婚約最後卻不了了之，只因寧缺大庭廣眾之下說道天家兩位長公主，他唯獨欣賞明華，要娶也只會娶明華。

須知當時江清月已是有夫之婦，且夫君遠在雲州衛國戍邊，這話不僅打了江清穎和孫太后的臉，還讓江清月也陷入兩難之地，朝臣聞此，流言甚囂塵上，因而事發不久，寧缺便自斷前程，自請外放了。

此事之後，江清穎與江清月的矛盾徹底爆發，這半年來幾次相見都鬧得不歡而散，連皇帝都一度擔心孫太后會不會對江清月下黑手。

江清月冷笑道：「自然不是寧三郎，他當日被孫太后母女逼得斷了前程，他的畫像又如何能放上孫太后案前。」

郁蘇雪歎了口氣，旋即又嘟囔道：「不論怎麼樣，能供她挑選之人，總是比不過戚將軍的。」

江清月搖著團扇的手一頓。若非好友提起，她總是會想不起來，自己其實是嫁了人的。

當初因著她昏迷不醒，舅舅楚國公死馬當作活馬醫，聽了高僧的話，要一個屬虎且名中帶光的男子娶她沖喜，他身邊的副將戚搖光被迫趕鴨子上架。後來楚國公軍隊還沒離京多久，她便從昏迷中醒來，也只好無奈地接受自己已然嫁為人婦的事實。

這一年來，兩人雖為夫妻，可連最基本的書信往來都是寥寥，但她其實對這位夫婿還是挺滿意的。

旁的不說，容貌一項江清月自個兒豔絕京都，戚搖光當初隨楚國公進京，也是驚豔四座的美男子，她雖未親眼見過，可至今坊間都還流傳著幾位貴女為了爭看戚將軍大打出手的笑話，再論其本事，他雖出身寒門，可也是國公義子，戰功赫赫，又有江清月的關係在，將來位列勳貴又有何難。

最妙的還是這樣千好萬好的男人，現在還遠在邊疆，而且一時半會兒回不來——京城貴女有三喜，有權有勢死夫君，戚搖光雖還活著，可管不著江清月半分，她不費吹灰之力就達成了第三喜，因而頗覺戚搖光是個讓人滿意的夫婿。

江清月一邊想著，一邊淡淡笑道：「他自然是極好的。」

郁蘇雪跟在她身後走，「只聽說雲州的仗已經打完，聖上叫楚國公回京，大部隊已經在路上了。戚將軍隨他前去也一載有餘，此番立了大功回京，妳面上有光，夫妻也能團聚。」

江清月面上帶笑，笑容之中卻有些嘲諷，只道：「我乃一國長公主，難道還圖他那點兒軍功不成？」

「那不一樣嘛！」郁蘇雪托著臉暢想道：「待戚將軍回京之後，妳二人郎才女貌一雙佳偶，必然能叫那些個看不得妳好的嫉恨無比！」

江清月想得可沒她那麼美好，扯了扯嘴角，無奈地道：「佳偶不敢想，原也不圖他什麼，兩個人相安無事，彼此給足面子也就是了。」

此時她的貼身婢子從外走來，稟報道：「長公主，楚國公夫人使人來說，楚國公同戚將軍一行已到了城外，不久便能歸家。」

江清月神情大變，忙問：「此事為真？」

不是說人還在路上嗎，怎麼就忽然回來了？

郁蘇雪卻推搡著她，興致勃勃地道：「快去快去，他們一會兒要進宮面聖，必然會在國公府歇腳，妳總要去見一見的，回頭記得同我說戚將軍好不好看啊！」

她無奈，只能回房換了身衣裳趕往楚國公府。

江清月乘著馬車抵達時，蕭夫人正笑容滿面地在門口指揮著早先到達的車馬將東西卸下安頓，見了她來便道：「月兒趕來得倒是快。」

江清月理了一路的思緒，此時還覺恍惚，「舅母，舅舅同戚將軍他們怎麼就回來了？」

「我也不知呢，倒是方才趕在前頭送信的隨從說是聖上下的密令，他們匆匆啟程，半個字都沒透出去——妳臉色怎的這樣不對？」

江清月的侍女抱琴替主子回了話，「長公主風寒才好，方才下馬車許是有些急了，咳嗽了幾聲呢。」

蕭夫人一貫最心疼這個外甥女，聽了之後忙道：「他們人馬還不知道什麼時候才到，妳這傻孩子有什麼好急的，趕緊去房中先歇著吧。」

江清月乖乖應下，她同蕭夫人親近，國公府原本就有專門留著供她歇息的小院，卻不料今兒府裡的婢子引她去的乃是一處小偏院。

見她眼生疑惑，那婢子便笑道：「這是戚將軍還在國公府時所住的院子，夫人才叫打掃出來的，便委屈長公主現在此歇息。」

江清月啞然，知道這是蕭夫人的好心。長輩們總是希望她二人夫妻和睦的，戚搖光是她名義上的夫君，在他的院子裡等他本也是常理。

她並非那種拘束之人，想了想後便落落大方在屋內落坐。

江清月從下午等到日頭落山，人都有些不耐起來，可總不好不等他，抱著茶杯腦袋一點一點地打起瞌睡。

抱琴唯恐主子著涼，輕手輕腳給她蓋了件披風，便退出門外守著。

江清月著實是睏了，身上蓋著暖和的披風，竟是徹底陷入了睡夢中。

夢裡，她的魂兒蕩蕩悠悠，不知附著於何物之上，她聽見有人痛快地笑著說：「……她終於死了，可叫我心頭落下了一塊大石。」

旋即聲音的主人站到了鏡前，望著光亮的銅鏡，雲鬢花顏金步搖，嘴角隱隱含笑，好一副美人容貌，可卻叫江清月猛地瞪大了眼睛。

她怎麼附身在江清穎身上了？而江清穎又是說誰死了？

她狐疑地打量四周，卻發覺自己不能動彈，鏡中江清穎的步搖熠熠生輝，鏤刻著嘴角銜珠的丹鳳，好生華貴。

原來她竟成了根金步搖，如今正插在江清穎的髮間。

江清月一貫覺得江清穎這個人十分晦氣，平日半點兒不願意同她沾染，如今忽地成了她髮間一根簪子，便明白過來這是個夢境。

她極力地想叫自己清醒過來，可四周的一切卻都還是如常，旋即就見江清穎起身，邁步走了出去。

這分明是江清月幼時蹣跚學步走過的宮殿，可如今她望向四處，卻覺得處處淒涼。當年御柳如絲映九重，鳳凰窗映繡芙蓉，可如今瞧去的宮廷之中，花不復紅，滿目瘡痍，好似才經過一場浩劫。

闔宮內外，不聞笑語，只有死一般的寂靜。

偶有宮人經過，見了江清穎也只是戰戰兢兢地行禮。

江清穎到了太后的宮殿，孫太后同江源皆在，江清穎笑著同江源見禮，「陛下。」

江清月聞言如遭雷劈。陛下？

她再定睛一看，江源身上所著可不就是龍袍，那她的六皇弟江臨又去了何處？

江清月驚疑不定，可旋即孫太后的話便解答了她的疑慮。

孫太后揉了揉江源的頭，道：「江清月與江臨皆已伏誅，楚國公府上下也已被控制住，我兒今日可以安心睡個好覺了。」

江臨同江清月一母同胞，平日最為親厚，江清月能過得瀟灑肆意，全是因著江臨做了皇帝的緣故。

聽到自己和江臨都死了，江清月一開始覺得不可置信，但很快便想明白了。這些事自然都是孫太后做的，就是為了拉她的親兒子坐上皇位。

昔年也不是沒有臣子對江源的存在提出過異議，他與皇帝年歲相近，早到了能夠出宮建府的年紀，卻始終生活在皇宮裡頭。可孫太后以江源幼時高燒燒壞了腦子，生活不能自理為由而推托了過去。

是啊，江清月分明記得，江源七歲了連個字都寫不來，說話也囫圇不清，誰會覺得這麼一個傻子有能力爭奪皇位呢？

可如今的江源身著龍袍，渾身傲慢，面露陰鷙，狠狠道：「死乾淨了最好！」

他分明不傻，只怕前面十幾年都是裝出來的！

旋即，江源又提到一人，面露驚懼道：「只是我還擔心定北侯，他功高震主，是條會咬人的狗，他還沒有消息嗎？」

孫太后冷笑道：「塞北如今天寒地凍，他兵敗失蹤後已足足十日沒有消息，自然是凶多吉少，也虧他出了事，不然戚搖光手握重兵，收拾起江清月一黨來哪有那麼容易！」

這母子三人在燒著銀絲炭的室內笑語晏晏，江清月卻恍若置身冰天雪地，渾身發顫。

她忽生狡兔死、走狗烹的恐懼，戚搖光是她夫君，如今竟連他也死了，死在了眼前這謀朝篡位的亂臣賊子之手！

接著又聽見江清穎彷彿調笑地道：「哦，你們知道江清月是怎麼死的嗎？哈哈，我叫人弄花了她的臉把她關在柴房裡，她不是最寶貝自己的那張臉嗎？世人不是都誇她是第一美人嗎？才兩天就熬不下去，我放了幾個流氓進去嚇唬她，她便一頭碰死了一一她活著的時候愛美，可死的時候真難看啊！」

江清月目眦盡裂，想要衝上去掐住她的脖子，可卻動彈不得半分！

她猛地睜眼，冷汗涔涔，不住地喘息。

耳畔傳來一道略顯冷淡的男聲，「長公主醒了？」

江清月順著聲音抬眼望去，說話之人站在她的身側，鎧甲未解，面容冷硬，刀刻斧鑿般的面容，卻有一雙漂亮得過分的桃花眼，垂眸瞧人時，彷彿有著叫人臉紅心跳的情深。

她恍然暗忖——這便是她的夫君戚搖光吧。

江清月在他平靜的注視下，方才發覺自己的手緊緊攥著他的手腕，於是後知後覺地鬆了開來。

此時的她被方才的夢魘著了，整個人面色蒼白，戚搖光卻誤會了，皺眉看向她，問道：「長公主可是因著傷寒身體不適？」

在這個夢之前，江清月對自己這位名義上的丈夫歸家十分不屑一顧，她堂堂郢朝長公主，又不是那等家世不顯依靠丈夫過日的尋常女眷，對她來說，多個男人頂多算多張嘴吃長公主府的飯，又有什麼要緊。

可她怕疼怕死怕被人刮花臉，夢裡江清穎的譏諷還如同惡鬼低語般縈繞在她耳邊，她一時竟覺得那不是單純的夢境，或許是上天在向她昭示著什麼。

她思來想去，便一把抓住了戚搖光垂落在身側的手。

戚搖光身子猛地一僵，他在邊關別說女人的手了，哪怕是母的生物都沒見幾個，猝不及防被她抓住了手，只覺得整個人不自在，下意識要甩開，旋即瞧見她惴惴不安地瞧著自己，一雙清亮的杏眼滿是惶惶。

他亦是才想起來，這人不是旁人，而是他的髮妻。

戚搖光無奈，只好由著她抓著自己的手，另一隻手不甚熟練地拍了拍她的背，「長公主是怎麼了？」

她神情倉皇，望著他道：「……我方才，夢見你同舅舅在戰場上出了些意外，心裡頭很是後怕。」

事關謀逆，她不好貿然出口，此話卻也為真。

可她有心遮掩的話語落在戚搖光耳中，卻又有些旁的含義。他原以為這位長公主同自己不過是表面夫妻，兩人之間定是處處冷淡，可她望過來的眼神之中當真有些關切，他忽地就心軟了。

他略顯生硬地安慰道：「……妳不必擔心，我與義父已平安歸來。」

江清月定定地望著他，像是在確認眼前一幕是否真實。

好半晌，她確定了現在才是現實，方才那可怕的夢境已離自己而去，便長長地吐出口氣。

是了，她如今還是那個高高在上的明華長公主，皇位上坐的依舊是同她親厚的六皇弟，她還沒有落到夢中那般淒慘的境地，所以這會兒也有心思去打量戚搖光。許是長途跋涉勞累太過，他眼下泛起淡淡的青黑，如今因著被抓住了手的緣故，身子微微下傾，可整個人還是挺拔的，像是被微風拂過的白楊樹那樣，清俊消瘦。他也正注視著她，不發一言，眼神沉靜而淡漠。

她輕輕鬆開手，疲憊地道：「我方才夢魘了，叫戚將軍見笑。」

戚搖光緩緩放下在江清月背上，那隻略顯生硬安撫著她的手，站直了身子，面上重新恢復了冷淡神情。

「長公主不必多禮。」他說。

屏風後傳來些微水聲，那是戚搖光在梳洗換衣。他一會兒就要進宮面聖，方才被江清月拖了一會，安慰了她幾句，如今動作便略顯急促。

江清月面無表情地坐在桌邊飲茶，如今還沒緩過神來，滿腦子都是方才的夢，極力想捋清楚夢境同現實的關係。

她原本不信鬼神，可方才所見歷歷在目，半點兒沒有夢境的含糊。所以那究竟是夢，還是即將發生的未來？

緩了半晌後，江清月聽見窸窣窸窣的聲音，側過頭去，白日光線透過窗紙將室內照得亮堂堂，那架簡樸的屏風半透，她能看見對面之人舒展的腰背，頎長有力的身姿。

她忽地臉上發熱，急忙想要撇開頭，可卻忍不住又回頭去多看了兩眼。

方才見他人雖挺拔卻極清瘦，如今隔了屏風打量，卻也能看出他並不瘦弱，到底是上過戰場的，比起四體不勤的京城公子們，不知要陽剛多少倍……尤其是那一把好腰。

想到這裡，江清月輕輕咳嗽了聲，心中有些唾棄自己的行徑。

堂堂長公主，怎麼可以如此膚淺，對著一個男人的身體上下打量！

戚搖光耳力過人，自然聽見了她咳嗽，可他不知江清月心中所想，還以為她仍在為噩夢後怕，便問：「長公主的風寒未好？」

「好了，腰也挺好。」江清月盯著屏風後頭出聲，渾然不知自己說了什麼。

戚搖光愣了下。

江清月不太清醒的腦袋在他的沉默中忽然清醒過來，她眨巴著眼睛，試圖為自己辯解，「不是，我是說，哦，因傷寒躺得太久，有些腰酸背痛，如今也好了。」

戚搖光沒有說話，很快的屏風後響起水聲，赤裸著上身的男人從後頭走了出來。

江清月震驚地瞪大了眼睛，像是受到驚嚇的貓，這樣的神情實在有點惹人發笑。

「長公主，」他十分友善地提醒，「妳若是想遮著眼睛，不如把手指縫給闔上？」

江清月猛地拿開手，幽幽地道：「將軍不覺得自個兒不穿衣服就走出來，很是冒昧嗎？」

戚搖光落落大方地走開，去翻出一件乾淨的裡衣來穿上。「這就是長公主盯著我不放的緣由嗎？」

身為高高在上的長公主，她已經很久沒被人這麼噓過了，江清月眯著眼睛瞪著他，一時倒也不覺得這個男人秀色可餐了。

戚搖光背對著她穿上衣服，察覺到她還在瞪著自己，不由得無奈。要不是她方才驚世駭俗地誇他的腰好，他也不至於震驚地連帶進去的衣服都掉了。

好在沒過多久，江清月就恢復了正常的模樣，她動作矜貴地喝了口桌上的茶，接著便在椅子上端莊地坐著。

戚搖光換好衣裳，見她如此模樣，心裡頭越發覺得這個女人像隻貓，只有貓兒才會有這樣自矜又貴氣的模樣。

他坐到她身側，喝了口茶水，倒是不再同她閒話，只說起了要事。

「我回京前，曾收到過陛下的信件，陛下有意賜我爵位，此事長公主可有耳聞？」

江清月自然是知道的。臨兒向來同她親近，這事兒多少她也知道些，不過要說他完全是為了嘉獎功臣，或者說是看在她這個皇姊的面上，其實也不盡然。

臨兒年歲漸長，早晚有一天要親政，如若培養不出自己的班底，便一直都會是孫太后手中的牽線傀儡。

戚搖光年少有為，雖同自己沒什麼感情，但夫妻一體，在旁人看來他就是鐵打的皇帝黨，授以權柄也是皇帝自己為親政所鋪的道路。

江清月輕描淡寫地道：「陛下想給，將軍若願意受，區區一侯爵而已，受了又如何？」

戚搖光道：「若有人不願意給呢？」

他指的是孫太后。

孫太后當真會願意瞧著江臨招兵買馬，同她這個垂簾的太后對著幹？自然是不想的。

「那就不是你要考慮的了，」江清月輕輕笑了一聲，「此事，也由不得旁人定奪。」短短幾句話，卻同戚搖光印象之中的明華長公主有天壤之別。他回來的路上，聽了不少人對於自己這位妻子的評價，有說她紅顏禍水，有說她不學無術，更有說她恃寵而驕仗勢欺人，總歸是沒有好話。

可她如今對政事侃侃而談，旁的不提，這「不學無術」四字只怕與她毫不相干。戚搖光很清楚，若無意外自己只怕這輩子都要與她綁在一起，既如此，同舟共濟之人是個聰明人也叫他省心。

他輕輕挑眉道：「如此，就謝過長公主吉言。」

江清月笑了笑，「夫妻之間，何談多謝。」她覺得這人一本正經的樣子頗有意思，忽地便又加上一句，「你說是吧，夫君？」

戚搖光正為自己倒水，聞言手上動作一頓，抬起眼來看看眼前這個有名無實的妻子。

她嘴角含笑，本來圓圓的杏仁眼兒帶點撒嬌般的嬌意，如今略微眯起來，便又有了三分狡黠，似乎等著看他驚慌失措。

戚搖光平靜地繼續倒水，對於江清月的試探，只是平淡回道：「夫人說的是。」江清月見他不排斥，也沒露出什麼羞赧的表情，倒是一時半會兒歇了，恐他不明京中局勢，想了想便善意提醒道：「你一會兒進宮面聖，陛下年幼，孫太后監國，她曾與我母后不睦，如今與舅舅在朝中亦呈對立之勢。孫氏性情尖刻，不好為難舅舅，可你是小輩，便需小心些。」

戚搖光明白她的擔憂，便謝了她的好意。他換上便裝後，倒是少了些許冷硬，好似芝蘭玉樹，光是往那兒一站，便叫人覺著四周生輝。

江清月笑咪咪地打量著他，郁蘇雪有句話還是說得很對的——戚搖光生得著實好看，帶出去想必能驚豔四座，讓她的虛榮心得到極大滿足。

更何況他在不久的將來也能封侯拜相，平步青雲，比起京城們享受家族庇蔭的紈褲子弟們不知強了多少倍。

聽說江清穎正為婚事煩憂，先頭也曾聽她背後編排自己，不外乎笑她盲婚啞嫁，所嫁之人出身草莽，有悖身分云云，也不知江清穎如今見到戚搖光會是什麼感覺？

如江清月所預料的那樣，戚搖光一到宮內，就叫孫太后來了個下馬威。

楚國公與蕭雲佑先被召入殿內，而與他二人同來的戚搖光卻只能在偏殿等候。

京城不比北地，雖已入春逐漸溫暖，可太陽落山後，偏殿濕冷，為了面聖，戚搖光身上穿的乃是單薄春衫，叫穿堂風一吹，便覺身上瑟瑟，跟前除了幾盞燈火，整個偏殿裡不聞人聲，連個在跟前伺候之人都沒有。

戚搖光獨自坐著，面上不見怒意。

他心裡有數，自己才從邊境回來，便得了皇帝重視，算是半個鐵打的皇帝黨。孫太后為難不了楚國公，只好為難他這個小輩，總歸是受凍，在雲州也沒有少挨，忍著便是。

他想倒杯水，摸了摸茶壺，裡頭雖然也有水，卻是冷的，也不知放了多久。他皺著眉又將茶杯放回，忽地瞧見有個內侍在門口探頭。

戚搖光往他那兒看了一眼，那內侍似乎確認了他的身分，忙躬身跑進來道：「這位可是戚將軍？」

戚搖光點了點頭。

見此，那內侍忙笑道：「奴才名叫鄭祥，原是明華長公主宮中的內監。」

江清月在宮內時，因著頗受寵愛的緣故，宮中內侍婢女數量遠超尋常公主，後來她外出建府，帶出去的人卻有定制，這些內監便都散落在了後宮各處。

戚搖光瞧著鄭祥道：「是長公主叫你來的？」

「長公主說今兒天涼，叫奴才看顧著大人些。」

鄭祥說完便走出去，一會後提著熱茶壺進來，裡頭盛著的竟是老參湯，他複又低聲提醒，「這偏殿裡頭冬冷夏熱，很是搓磨人，太后見人便喜歡叫不順眼的在此處等候，也得虧長公主顧念著您呢。」

一碗參湯下肚，整個人便暖和不少，戚搖光想起她稍早前叮囑自己的模樣，又聽鄭祥此言，心下暗自思忖道：她的確對我上心。

鄭祥不便在此處久留，收拾了東西便趕忙退下。

此時偏殿外卻又行來一位不速之客。

江清穎同孫太后為著她的婚事起了些齟齬，如今好不容易心情平復些，想尋孫太后說話，卻聽說孫太后正在面見朝臣，她覺得無聊，便行至議事殿處等候。

她經過偏殿，側頭看去，忽見殿內燈火幢幢，燭光將人影拉得老長，滿室的落寞與冷清之中，年輕公子側身而坐，叫燈火一罩，修眉俊目，身姿若竹。

京城裡不是沒有俊秀的公子，可要麼有了婚約，要麼家世不顯，而合乎孫太后心意的家世又往往門風不正，抑或是在容貌之上略差一些。

母女倆今早才吵過一架，便是因著孫太后瞧中了外祖家白氏嫡支一族的七公子白瀚，如此算是親上加親。

可江清穎不願，那白瀚雖生得一表人才，可江清穎自認姿容美麗，覺得對方容貌配不上自己，更何況白瀚雖有進士出身，可至今官位不顯。

江清穎瞧著那清俊的青年一時瞧直了眼，等她回過神來時，自己已走到了對方跟前。

「這位公子瞧著眼生，」她笑吟吟地問：「不知是哪家子弟？」

戚搖光聽覺靈敏，早在有人進殿那一刻便有所察覺，聽了此語，慢慢地轉過身去。

江清穎身邊的婢女道：「這是淑華長公主。公子，長公主在問您話呢。」

戚搖光對於宮闈之事不甚瞭解，可聽見是長公主，又見眼前之人瞧著年幼，便猜約莫是江清月的妹妹。他並不知道江清月同這位妹妹不對盤，倒是看在她的面上，對眼前之人略微多了些耐心。

他道：「戚搖光。」

江清穎有些奇怪，心中覺得這個名字頗耳熟，不由望了望身邊的婢女。

婢女低聲道：「奴婢記得，明華長公主的駙馬便是叫這個名字。」

江清穎是知道江清月嫁了人的，臉色頓時變得十分難看。

去歲江清月生了重病，楚國公和皇帝竟然聽信僧道之言，給她成婚沖喜。這婚禮辦得不大，闔宮上下雖然知曉卻並不重視，京中權貴亦沒幾人願意去捧場。

江清穎當時見狀只覺快意，至於旁人說新郎官如何俊秀云云，她對此也不屑一顧。再是俊秀又如何？娶了個將死之人，這男人也夠倒楣的。

可沒承想婚後不久，江清月還真的醒了過來，沒過幾日便活蹦亂跳，幾乎叫人忘了她當初將死之態。

而這也就罷了，江清穎在背後依舊能嘲笑她，聽說她所嫁之人無父無母，出身草莽，她江清月當年有多自恃身分高貴，如今被打臉就有多疼。

可再一轉頭，昔日區區副將卻在沙場上立下汗馬功勞，消息傳回，半個京城都在傳頌其功績。

相反的，江清穎到了婚配年齡，供她挑選之人雖多，卻沒有一個合心意的。

她站在偏殿內，幾乎要控制不住自己面上的神情，甚至開始埋怨皇帝，埋怨孫太后，為什麼江清月就能嫁給一個有才有貌的男子，而自己卻非得在歪瓜裂棗之中將就？

半晌，她終於記起戚搖光還站在自己面前，她扯了扯嘴角，笑得有些僵硬，「原來是戚將軍。」

戚搖光發覺了她的不悅，卻不以為意，就在這時，皇帝身邊的內侍剛好來請他進殿覲見。